

经营“另类”开心农场 做简单幸福农人

□记者 陈奕



■沈标安和太太在农场

睡，让我欣喜若狂。心无挂碍的日子，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。”

选择远方就风雨兼程

种绿色水稻，卖有机大米，只是沈标安回归乡村的目标之一。治愈人们的“都市病”，解决孩子的“自然缺失症”，才是喜乐农场的梦想。

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是晋代人心中理想的农耕社会。现代人每每读到这篇文章，也会为这样的生活所吸引。长期生活于钢筋混凝土中的都市人，对田园充满了向往。尤其是出生于都市的孩子，农村、农田、农作物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，而这种“自然缺失症”，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。

喜乐农场想填补这个空白。农场内，除120亩稻田外，有30亩瓜果菜田，有一片生长了10多年的小树林，有一个沈家老宅附近的竹园，有一条宅边的小民沟，还有远处那天然的江堤……大自然的一切，都是农场的资源。

保护自然与利用自然相结合，利用“互联网+”模式，在网上策划各项农事活动，推销农产品，这是农场的“经营方式”。沈标安带记者去他的水稻田，指着很多歪歪扭扭的秧苗喜笑颜开：“这是客人们插的秧，劳作的有大人，有小孩，有本地人，更多是从市区来的。”

与客人“约法三章”，这片稻田里的大米，将来都由他们自己收割，他们不在的日子，喜乐农场进行保管。

插秧季，双休日农场要接待近百名客户；暑假期，孩子来得更多。喜乐农场提供的很多活动，比如爬树干、爬竹竿、约龙灯、抓螃蟹等，让孩子享受的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现在的孩子什么玩具没玩过，什么山水没见过？他们更需要的，是一种体验式的活动。让他们在土地里劳作，才能体会“粒粒皆辛苦”；让他们像小猴一样爬竿，才能激发身上的“野性”。来喜乐农场的大人、孩子，都不会嫌弃这种“脏兮兮”的活动方式，他们想体验的，是做一回真正的农人，他们想寻找的，是与自然的融合。

电商沈太，只要在微信上一晒农产品，就应者如云。“这圈上的朋友，都是农场的客人。”

但喜乐农场也有忧虑。150亩土地，生产布局如何才算合理？如何将自然生态和农场规划相结合？如何完善硬件设施为顾客服务？如何提升农场接待能力？这些都是摆在沈标安面前的现实问题。

“也许，让更多人分享与土地的恩赐，还需要走很长的路。”沈标安说，“既然选择了远方，那就风雨兼程吧。”

把自己变成农人

见到喜乐农场主人沈标安，吓我一跳——想象中的一场之主，最起码是穿着体面、精神抖擞的绅士吧？而眼前这位，分明就是个农人。穿着雨衣雨鞋，扛着一把锄头，皮肤黝黑，头发凌乱，正在巡视他的“领地”——120亩水稻基地。谁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位“农人”，几年前还在广州当公务员，整天西装革履，与外宾打交道。

沈标安是本村人，当年为了离开农村，他选择了当兵，后又去上大学，再回到部队当教员，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转业至公务员队伍。

沈标安的人生经历，可贴上“不安分”的标签。从年轻时千方百计离开农村，到不惑之年又重新做回农人，画了一个“圈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这片土地上的农村是落后的，当年迫切离开，是想到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，寻找人生的机遇。今天，沈标安悄然返乡，是因为有生之年还有一个梦想未实现。“我想让我的土地，成为‘都市病’的治愈地，因为这里可以让更多人在了解自然、感悟自然、融入自然过程中，体会人生的真谛。”这就是沈标安告别城市，回归乡村的理由。

“当资本积累得越来越多，职位越来越高时，体检报告上医生的建议书也越来越厚。这几年，我觉得身心俱疲。”沈标安说，脂肪肝、心脑血管疾病、严重失眠……这些亚健康症状，让他生活受到严重困扰。尤其是彻夜难眠，使他对睡觉有了莫名的恐惧。

“我得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否则我的后半生将活在焦虑中。”沈标安尝试过多种方式，游山玩水，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和朋友喝茶聊天……但所做这一切无济于事。

2010年某日，沈标安和朋友聚会，无意间在青浦淀山湖畔的上海水资源保护交流中心看到一则启事：为了保护水源地安全，招募志愿者在水库周边几百亩土地上，进行有机种植。其实所谓的志愿者，就是愿意干农活的人。

沈标安就这样走进了农田。“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在土地上扎根，但看着我种的蔬菜瓜果在土地上茁壮成长，那种单纯的欣欣向荣，治愈了我的焦虑和忧伤，辛勤劳作之后的呼呼吸



■刘庆(右一)和家人、朋友品茶



观，且大多和他们同龄，聊起上海周边预订火热的江浙民宿，他们感慨“舍近求远”太可惜——生态岛离市区已不再遥远，若能在崇明打造出有特色的民宿产业，一定会开发出新市场。

更让刘庆和张杰欣喜的是，他们已接洽了一拨又一拨有意改造老屋的乡邻，“其中有几位和我们一样，体验过不同的民宿，他们有的希望老宅吸引背包客后，还能保留农活体验，有的希望把老宅里最有故事的物件作为民宿的主题。”刘庆说，每完成一次接待，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一分。

盘活乡村的，不一定是一桌饭菜，几种特色农产品，也可以是一种创意、一种生活方式，它让来客沉浸在乡村氛围里，吃一顿夕阳、月光或是萤火虫相伴的晚餐。只有思维再生，才能真正带动乡村软硬件的再生。“知谷1984”需要共同体的加入，两位创业青年决定成立“崇明岛民宿连锁基金会”，寻觅投资者，帮助岛主们一起改造闲置老屋，打造成民宿。

张杰在朋友圈里也有一句名言：“任何一种情怀，完全脱离商业，也只是纸上谈兵。”在他看来，老宅改造为民宿，不仅仅是吸引游客，还包括更多渴望城乡“两栖”生活的“农二代”，吸引他们回来，再次成为这里的主人。”

故乡在哪里？吾心安处是吾乡。“假装”没有故乡的流浪者和现代人，终归要回到心安的故乡。



■徐豪杰(左一)在月老像旁和员工聊天



当“诗意”遇到“生意”

“老伯，现在你们住乡下什么感觉？”
“小刘，那你们住大城市什么感觉？”

这是一段曾发生在刘庆与老乡之间的对话。长期在市区打拼的刘庆，之前很少回老家看看。在他印象中，农人家门口守望着的，是手拄拐杖、形单影只的老人。对长江彼岸家乡的记忆，只有米饭的香甜没有变。“每次回崇明，都能吃到舅舅家的新米。”刘庆不禁好奇，为什么每次回家都能吃到新米，舅舅告诉他，稻子割下来以后先存着，等家里来了客人再碾出大米。

“乡愁中的背影，正是老家这些淳朴勤劳的身影。”刘庆说，舅舅的这个回答，让他来了灵感，也让他重新找到了乡愁的温度。为很多国际大牌做过设计的刘庆，便把舅舅家碾新米的故事做成“知谷”米袋包装，一举拿下全国农产品设计包装金奖。

能不能把农村的其他东西也注入设计元素，提升价值？刘庆开始把目光投向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。巧的是，4年前他认识了张杰，两个同龄的崇明小伙聊得投机。资深金融人士张杰回到崇明做起了农产品经纪人，跑遍了全岛为农户做中介服务。“张杰心中有个结，他说，做农产品经纪人可以将‘崇明味道’送出岛外，却留不住同乡人匆匆回岛又迅速离去的脚步。放眼望去，他们留在岛上的老宅只是几间空荡的旧屋。”刘庆说，他和张杰都试图改变这一现状，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太过单薄。

一个是文艺范儿的年轻老板，一个是精通金融的经纪人。刘庆说：“当诗意遇上了生意，我们就知道这事有戏。我们要把乡愁情怀体现到极致，让它在岛上诉说更多动人的故事。”

回到让我心安的故乡

今年初，“知谷1984”改造完成，每逢周末，刘庆就带着妻儿回到祖屋和老人同享天伦，亲朋好友来此品茶聊天，也会去菜地里浇浇水、锄锄草，去河边钓钓鱼，或者在躺椅上翻翻书……萦绕在刘庆脑海里那耕雨读的田园画面成真了。

“我们这件民宿作品是成功的。”刘庆说，有很多崇明人前来参

是年轻人，要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，自然要多动脑筋。”徐豪杰说，公园300亩占地面积内，有月老桥、爱情神尊羊驼、爱情花园、爱情博物馆等主题景观，游客来此可进行交友、运动、DIY种植、香薰养生、香草料理等多种趣味活动。

紫海鹭缘里，细节处可见心思。如河面上“坐”着美人鱼雕像，河里沉着罗马柱，通往花海的路由草皮铺成；又如游客可以把感情信物存放在“爱情银行”，纪念幸福时光，也可以与不开心的经历告别；游客还能在月老桥边的月老塑像下，听导游讲姻缘故事……

这么多点子，仅凭徐豪杰一个人想不周全，他的员工不多，但给他出主意的朋友很多。“以前做创业园的时候交了些朋友，他们现在出智出力，都很支持我。”徐豪杰说，朋友鼎力相助是因为相信他，并且相信他的再次创业能成功。

紫海鹭缘门票40元，不值这个价？不少游客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徐豪杰说，去年“十一”黄金周，公园接待量和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差不多。今年新拿了地，接下来他还要在公园里开发音乐节、房车、亲子乐园等项目。

“所有你认为有价值、有可为的事情，都可以去尝试——我曾做过投资商，在我看来，最让人珍贵的冲动、留白和激情，才是最美好的东西。”徐豪杰说，“回来做旅游是有一定风险的，我也常常忙得累趴下，不过我现在可以每天回家吃妈妈做的饭，这是件很幸福的事；有时候在村里和乡亲们拉拉家常，走东走西，人就放轻松了。至于将来，也没有去多想，我相给一份出力一份回报。”

刘庆：再造“晴耕雨读”的乡村生活

□记者 咸明

“被大城市裹挟着往前奔跑，我们又迫切寻找一块清静、缓和的地带。非常自然地，我想到了农村，我的出生地——崇明岛。隧桥的开通打破了这个孤岛与外界的壁垒，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和、切换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为了实现这样的城乡切换式的‘两栖生活’，我着手改建我们的祖屋。”几个月前，刘庆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，如今，他每周末携妻带子，回到“容光焕发”的祖屋度周末。不少朋友闻讯来参观游玩，沉寂的乡村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保存有“温度”的记忆

沿六激河上的二堡桥一路向东，两旁是青砖灰瓦的农家，没走多久，只见一面新刷过的“马头墙”上，凿刻着“知谷1984”几个大字。这便到了位于向化镇春光村的刘家老宅，掩映在深深浅浅的绿意里。主人刘庆迎出来，给我们介绍：“1984是父亲盖这栋房子的年份，老宅的趣闻轶事离不开鱼米，我就给它起名‘知谷’。”

刘庆36岁，在市区开公司做设计，老宅经他花费8个月时间的改造，显得简约、时尚。柴火灶膛改为开放式的厨房，玻璃落地窗取代了木板宅门，水泥场地被防腐地板盖上，还辟出一小块草地。刘庆在小院里摆放了一块玻璃长桌，玻璃下放着一块镏金雕花板，泛着乌光。“小时候，母亲每天打开栅门为我盛饭添菜，这块雕花板是其中一扇，经长年累月的抚摸，所以润泽有光。”

这块板上雕刻着“八仙过海”，小时候，刘庆边摸边对板上的人物如数家珍。“长大以后做了设计，我发现手工作品比流水线制品多了一样东西，叫温度。”刘庆说，改造老宅，一定要把它的“温度”保存下来。

父母随手扔掉了这块雕花板，经过一番折腾，刘庆把它捡了回来：“我觉得房子的美感本身就是一种功能。”除了门板，刘庆在改造祖屋时，还保留、搜集了不少“老家什”，比如独轮车、缝纫机、竹篮、柳木箱子、手扎兔子灯，它们或承载了几时记忆，或是一个时代农村的缩影，呈现在人们眼前，与时间一起静静地流淌。

夜晚，刘庆打开院墙上的灯，夜灯摇曳，清风拂面，寂寥的村落有了难得一见的四代同堂。

徐豪杰：回乡投资旅游是我得意之作

□记者 咸明

农村出来的孩子有危机感，这使他们比同龄人更懂得经营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徐豪杰就读于上海体育学院，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，他借了钱，在校园里卖耐克、阿达的运动衫，靠挣来的钱维持日常开销。毕业后，正值浦东开发建设热火朝天，他便到浦东跟老爸做起了水泥生意，不在乎整天弄得灰头土脸，为了省钱，上班不坐公交，骑一辆从家里带来的旧自行车跑业务。

“农民到大城市做生意比种地苦得多、难得多。”徐豪杰说，父亲做水泥生意时被人骗过，血本无归。在农村，穷怕了的父辈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另找出路，但由于读书少、见识少、信息少、经验少，有时只能选择“相信”，相信任何人，甚至相信“天上能掉馅饼”。

卖了一段时间水泥后，徐豪杰在外企找到一份体育教练的工作，没多久，不安分的他辞去工作转而变化妆品、卖电脑，然后开公司、做创业园，为企业提供从注册到财务、法律咨询、人才招聘等一条龙服务，淘到第一桶金，积累了大量人脉资源，开始搞投资。

投资生意越做越顺利，但徐豪杰发现，朋友聚会时聊得越来越多的，不是哪里有好项目，不是今后的投资方向，而是健康话题，很多人渴望节假日去一个空气好又清静的地方养生。

“来崇明吧。”“崇明有什么？”徐豪杰的提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，“你要是回老家搞个项目，我们就来玩。”“没问题，说定了！”徐豪杰一拍胸脯，在上海长江隧桥开通那一年，回到了老家崇明。

“用投资的眼光来看，在崇明搞旅游有前途——自然环境好是无可替代的优势，旅游市场有需求但不成熟，这就意味着，大有潜力可挖。”徐豪杰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附近选了块地，打造爱情主题公园——紫色代表浪漫，崇明多白鸕，就叫“紫海鹭缘”。

公园里种了4万多株普罗旺斯薰衣草，配以金色的向日葵、红白相间的波斯菊等，放眼望去，一片五彩花海。“紫海鹭缘主要消费对象